

七 睹 烂

古
龙
名
著

西
安
出
版
社

七 睹 烂

古龙名 著

(中)

西 安 出 版 社

五

陈天赐忙点头，很认真的。

燕小七继续说：“你们如果不帮忙，那名满武林的扬州大侠，可能就要改成苏州大侠了。”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故作哀伤。

曲中直和徐九如，互望一眼，然后不约而同的，看着燕小七，仿佛是在问：“为什么？”

燕小七黯然道：“因为他一个人，攻不破天仙观，声名必然扫地，从此就不敢在扬州称侠，只有偷偷到苏州卖鸭蛋。”

除了燕小七之外，其他的三个人，根本不知道，去苏州卖鸭蛋，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都以为是隐居。

其实啊！是翘辫子。

但是，陈天赐听到这里，也猛点头。

曲中直冷漠的道：“帅大侠既然敢说，自然就做得到，你在这儿穷急个什么劲？”

“那你还是不去罗？”燕小七又问。

曲中直想了一下，颌首道：“嗯！”

“你们这两个老……”燕小七一急，差点把“怪物”两字骂出口来。

突然，他的手误触腰囊，碰到骰子，急中生智，说：“这样好了，你我都不要坚持己见，咱们用最公平的方法，赌来决定虾款（怎样）？”

曲中直笑道：“十赌九骗，我俩生平最恨此事！”

“你……”燕小七刚刚开口，曲中直和徐九如，已经走进了竹屋。

他知道没有希望，就跟在两人后面，举拳故做捶他俩，然后拉开嗓门，破口大骂了起来。

“你们这两个老怪物，跟人家称什么侠？见义不为，有恶不除，连个穿裙子的女人也怕。我看啊！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叫洞庭二怪啦！干脆就改成洞庭二龟好了，两只既怕事，又怕死的缩头老乌……”

“碰！”的一声。

燕小七骂得兴起，没注意到，自己已跟至门口，徐九如怒极带上门，正好砸中他的鼻子，刚要出口的“龟”字，也跟着吞回了肚中。

燕小七捂着鼻子，狠狠的踢了门一下，痛叫：“哎哟！你们这两个老怪物，老不死的，如果我不能把你们弄去的话，老子的燕倒过来写。”

双方闹僵，陈天赐掀然上前，拉着燕小七要走。

燕小七甩掉他的手，说：“不要忙，事情才刚开始呢！”言讫，又朝门狠狠地踹了几下。

“出来！”燕小七继续骂道：“老乌龟，有胆你们就给我

出来!”

竹屋传出曲中直的声音：“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你能拉屎把咱滑倒？”

“假使我有法子，把你们弄出来，你准备怎么办？”燕小七逮到机会忙问。

曲中直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说：“无条件，跟你们走，不过需以三天为限。”

燕小七转怒为喜，说：“好，君子一言！”

屋内答道：“驷马难追！”

“呀呵——”燕小七大叫一声，跳了起来，比中了第一特奖，还要高兴！

当下，在陈天赐旁边，耳语一阵。

陈天赐点头，表示听懂。

燕小七拉称衣衫，清清嗓子，像要登台唱戏一样，高声说：“老哥，当今武林之中，是谁的轻功最好呀？”

他生怕屋内听不见，故意拉高了嗓门。

陈天赐道：“哇哇阿阿。”

他不能称说，勉强只能算叫。

“你说什么？”

陈天赐大声道：“哇哇——阿阿！”

“噢！我听清楚了。”燕小七笑逐颜开的道：“你是说，我的师父王朗，对不对？”

陈天赐点头：“唔！唔！”

燕小七接口说：“可不是吗？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他往天上一纵，人在落地前，可以从容不迫，舞完一趟，八八

六十四式的三才剑法。”

“放屁，放你奶奶的风骚屁！”

燕小七闻言，偷偷笑了。

因为，他已听出，开骂的人是徐九如。

数日前，“飘萍生”徐九如，在赣江上，表演了“登萍渡水”的绝技，燕小七就晓得，此人的轻功，已冠绝天下。

俗话讲的好：“请将不如激将。”

燕小七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想把徐九如激出来；碰巧徐九如在这一生当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轻功，不管是任何人都不能辱及它，否则就要跟人拼老命。

“徐老头，你不服气啊？”

“那当然！”

徐九如的话，充满了火药味。

燕小七朝陈天赐打手式，好像是要他说话。

“呜呜阿阿！”陈天赐叫道。

燕小七又朝屋内说：“徐老头，你知道这位老哥在说什么吗？”

里面应道：“说什么？”

燕小七笑着说：“他说啊！你妄想跟我师父比，就像马儿不知脸长，猴子不晓得屁股红，哈哈——”

说完，大声笑了。

“呵呵呵！”旁边的陈天赐，也跟着在笑。

他俩一搭一唱的，可配合的天衣无缝呀！

“不准笑，不准你们笑！”

燕小七一剃鼻，捉狭道：“你又不是我老爹，凭那一点

不准我们笑？哈哈——”

“就凭老夫这支破葵扇。”

听他的声音，大有冲出来的意思。

燕小七非常得意，心想：“嘿嘿！我导演的这场戏马上就要成功了！”

“徐兄，别冲动！小心上了这小子的当呀！”

里面仿佛有了变化，燕小七赶到窗边窥视，曲中直拉着徐九如不让他出屋！

“曲老，你放开，让老夫出去，教训教训这目中无人的小杂种！”

曲中直道：“这明摆着是圈套，难道你一点都看不出来？”

“谁说我看不出来？”徐九如气忿的说，“可是……可是，王八好当气难受呀！”

曲中直苦笑说：“再难受，也只有三天，等这三天一过，看你要捶那小子，还是找他师父比划，咱无不奉陪！”

徐九如沉吟一会儿，勉强道：“好吧！三天一过，我不把那小杂种捶扁，难消我心头之恨。”

窗外的燕小七听后，心都凉了，口中喃喃自语道：“完了，完了！他要去找师父，那我不就……”

※※※※※※※※※※※※※※※※

“绝不能让他去找师父！”

燕小七发狠，非要赌赢这场，所以他想尽各种方法，要把洞庭二怪弄出竹屋来！

还好，这两天没下雪，他和陈天赐都坐在竹屋外度过。

而曲中直和徐九如，也没有走出竹屋；两人不吃不喝，听说已经练成“避谷术”，可以七天不进任何东西。

遇到这两个怪胎，燕小七真的拿他们莫法瘦（没办法）。

只剩下一个时辰，三天期限就到了。

“怎么还没回来？真他妈的急人！”

燕小七望着上山的小路，心中焦虑，又踱起步来。

“臭小子，时间就要到了，你还有什么花样，就趁早使出来吧！”屋内传出曲中直调侃的话语。

燕小七不甘示弱，回答道：“老乌龟，不要心急，等我的朋友回来，你们两人就有的受了。”

“是吗？哈哈——”

燕小七踮高脚，伸长颈子在望。

来路上不要说是人，就连一个鬼影也没有，他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天公、地公、三太公，我是替天行道，你可要保佑我啊！”燕小七的心中，不停的在祷告。

严格说来，临时抱佛脚，是不会灵验的。

可是燕小七，却偏偏例外。

这时哑侠陈天赐，已三步并成二步，飞身纵了过来！

燕小七迎上去，急问：“买到了没有？”

陈天赐点点头，然后掏出火折子，递给了燕小七。

“嘿嘿！压轴戏要上场了。”

燕小七一招手，陈天赐忙跟上前，将手中拿起一束干竹叶枝捆成的火把，笑咪咪的点燃了它。

“老乌龟，我要上最后一道菜罗？”他很得意的说。

曲中直在内答道：“尽管来吧！老夫胃肠是尼龙的，什么菜都有办法消化。”

“那就不客气了！”说完，燕小七朝陈天赐低声道：“为了集中烟力，我叫一二，咱们两人同时行动。”

陈天赐又点点头。

两人缓缓走近窗口，燕小七轻声叫道：“一、二！”

“呼，呼！”

他们鼓足了力，一齐朝火把燃处吹去！

浓浓的白烟。直灌进屋内，宛如在做熏肉。

“小杂种，你以为这样就能把我们熏出来吗？”徐九如高声说。

燕小七置若罔闻，和陈天赐猛吹不已。

屋内一片白茫茫的，不但伸手难见五指，而且那股烟味足足呛死一条牛！

“嗯！好舒服喔！”曲中直赞道。

徐九如接着说：“就和三温暖里的蒸气浴一样，令我爽歪歪。小子，别停啊！快使出吃奶的力，吹呀！”

古怪啦！

他们两个没被熏出来不说，还一个劲的在里面称赞，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燕小七想破脑袋，也找不出合理答案。

“臭小子，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呀？”曲中直问。

就算是，燕小七也不敢说，除非他是一条笨驴子。

“让老夫告诉你吧！”

曲中直侃侃道：“我们会‘龟息大法’，可以暂时停止呼吸，所以你吹得再多烟，不过是浪费自己气力。”

燕小七一怔，愣住了！

“曲老，光咱们享受蒸气浴，是不是太自私了点？”

过了一会儿，曲中直才回答：“徐兄的意思……”

“让那小杂种也分享一下吧！因为，孔老夫子曾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好主意！”

只听“呼”的一声，原本往屋里灌的白烟，突然向外倒涌出来，活似一条发了脾气的怒龙！

“咳咳！”

燕小七、陈天赐闪避不及，被呛得满目泪水，大咳不止。

“哈哈——”屋内传来爆笑声。

燕小七用衣袖，拭去脸上泪水，气呼呼的站起来，说：“你们现在尽管笑好了，老子等下一定要你们哭！”

当下心一横，拿起了火把，要烧这两栋竹屋。

看情形，那老乌龟是要见龙王了！

六

陈天赐见状，“咿咿呀呀”挺身去拦阻。

燕小七说：“闪开！”

陈天赐神色紧张，连连摇手，然后竖起食指，往下一钩，表示：“不可以这样，会烧死人的！”

“你放心，不会有事情！”燕小七掏了一锭银子，交给陈天赐说：“你先下山去，买二套衣服，然后在渡口等我。”

陈天赐双眉紧蹙，迟迟不走。

燕小七拿过他手中火把，催促道：“快去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陈天赐走了几步，还是不太放心，又回头观看。

“快呀！”燕小七大声叱道。

陈天赐这才掉头跑了！

“臭小子，我们约定的时间，差不多了吧？”曲中直又问。

燕小七笑着接口道：“是差不多了，老子数到三，你们两个老乌龟，立刻给我爬出来。否则，我就放火烧了你们的乌龟洞！”

徐九如一听，冲口而出：“你敢？”

“敢不敢，待一会儿就知道了！”

“畜牲……”

曲中直忙劝道：“徐兄，沉住气，千万别上当。”

燕小七拉长声音喊道：“一——二——”

屋中没有动静。

“三——”

竹屋仍然不见有人走出。

“好，你们有种！”

燕小七开始放火烧屋，干透的竹子，很快就给点燃了，火势迅速的蔓延开来。

因为竹屋内，还有残余白烟，所以曲中直、徐九如，没有马上发现。

这时，燕小七找根铁丝，绑死了门，防止他们逃出，便悄悄溜下山去！

寒冷的北风，无形中助长了火势。

“砰！砰砰……”

竹子经不起烧，相继爆裂，就象过新年放鞭炮一样。

“什么声音？”曲中直吃惊道。

徐九如跃下床，到窗边一看，大叫：“不得了了，那个小杂种，真的放火了，我们快出去吧！”

曲中直冲到门边，伸手拉门，门打不开来，他气得骂道：“臭小子，把门也封死了！”

屋内热气腾腾，烟雾弥漫，屋顶的火星，接二连三往下掉，两人衣服也被烧着了。

“哗！”的一声。

燃烧的屋顶，整片塌了下来，直压向曲中直和徐九如，眼看他们就要葬身火窟！

“碰！”的一声巨响。

两个火人，由竹屋破墙而出！

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火人，而是曲中直和徐九如，全身被火给烧着了。

“妈啊！烧死咱了！”曲中直又叫又跳。

徐九如满打滚，企图扑灭身上的火，口中还不断骂道：“燕小七，你这个王八蛋……”

两人拍打了一阵，还是解除不了痛苦，干脆纵身跳下洞庭湖去！

“噗通！噗通！”

他们直坠洞庭湖底，两道水柱冲起了半天高，蔚成世上难得一见的奇观！

虽然在隆冬，天寒地冻，但两人入水后，立刻感到周身一阵清凉舒畅。

“呼——”

曲中直、徐九如脚一蹬，双手把水分开，身子疾速上升，刹那头已露出水面，不由吐了一口长气。

“这个三温暖，你们洗得还舒服吧？”

曲中直诧异道：“好熟的声音！”

两人循声望去，燕小七翘着二郎腿，悠哉游哉的坐在渡口。

徐九如一抚长髯，被火烧掉一半，首先按捺不住，大

骂道：“你这王八蛋，狗杂种，看老夫怎么收拾你？”

言讫，站起身子，就要扑向燕小七。

“哈哈——”

谁知他刚刚起身，就引来震天的大笑。

徐九如不禁愕然！

不晓得什么时候，忽然钻出三、四十个渔民，朝着他的身上，指指点点笑个不停。

这三、四十个渔民，有老有小，有男有女，每一个人，都是燕小七花五两银子，请来的临时观众。

徐九如很纳闷，低头一看，原来自己的衣衫，已被熏得破破烂烂，就连那内裤也只剩下底。

“嘎！”

他倒抽了口气，连忙又坐入水里，以掩饰这种尴尬的场面。

“起来呀！”燕小七向他招手道：“燕大爷在等你，为什么不起来呢？”

曲中直狠狠警告说：“臭小子，你不要欺人太甚！”

“对！”徐九如嗔目切齿道：“如果有一天，你落到我们手里，管教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燕小七似笑非笑的说道：“喂哟！今天都还没有过，你们就担心到未来，太杞人忧天了吧？”

“你……”徐九如恨得牙痒痒的，但又拿他没有皮条。

曲中直低声劝道：“徐兄，别呕了，快想办法吧！”

徐九如没好气的说：“我要想得到，不早就说出来了，还用你来提醒我？”

燕小七一拉前襟，装成怕冷的模样，自言自语道：“看来，就要下雪啦！”

曲中直闻言，抬头一看，太阳不见了，天空中云不象云，蒸气不象蒸气的，结成一种白色的厚膜，把深蓝的苍穹遮住了。

北风越刮越大，果然是下雪的前兆！

曲中直考虑了一下，望着徐九如轻声道：“再耗下去也不是办法，我们干脆答应了他吧！”

于是，曲中直忍气吞声说：“小子，我们答应去帮忙了！”燕小七欣然起身，假惺惺地道：“哎呀！老前辈，你要早说，不就没有这些事了么？”

曲中直目光一扫四周，问：“那这些人……”

“哦！”燕小七立时会意，即朝着围观渔民道：“各位乡亲父老，戏已经演完，大家可以回家啦！”

渔民听了，扶老携幼，逐渐地散去！”

燕小七手一伸，陈天赐递上两套衣服，他笑咪咪的说：“老前辈，一个月内，希望你们准时赶到，这是我送给二位的衣服。”

语毕，朝他们扔去。

曲中直一抬手，接个正着。

燕小七和陈天赐，就趁此时，跃上小舟，离开了十二连环君山碧螺峰。

※※※※※

自从扬州大侠帅人杰，在天仙观放了一把火，掠下攻打马鞍山的狠话后，九尾狐邬巧玲并未因此而收敛，她反

而变本加厉的杀害青年男女。

此外还扬言要活捉帅人杰，用教中最严厉的刑法，将他凌辱个够后再处死！

帅人杰非但不害怕，而且一笑置之。

因为，他知道两方约人，都没有落空，自己可以如期攻打了。

谁知一晃半月过去，却不见他们来援，帅人杰隐忍不住，提议说：“我们现在有四个人，不如先把销魂窟攻破，再等他们前来围剿天仙观。”

矮侠巫寿好奇的问：“师父，销魂窟在哪里？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眼呢？”

帅人杰正经八百的解说：

“销魂窟就在马鞍后山，有一条死谷，潮湿阴暗，终年不见天日。在百余年前，山洪大发，死谷被山间洪水，冲成一条甬道，直通山前，后为九尾狐发现，便动用徒众，改建成储藏物质和男人的密室。”

燕小七抢道：“就是上回我被囚禁的地方吗？”

“不是！”帅人杰严肃道：“那密室中，机关重重，除了九尾狐本人，和手下四圣外，只有几个心腹男匪，可以出入其间。”

巫寿若有所失的道：“既是这样，那‘销魂’两个字，就虚有其名罗？”

帅人杰立刻加以否定道：“谁说的？为了让你们心里有个谱，我就先说出来，销魂窟里，建造得富丽堂皇，而且还隐藏着无边的春色，你们进去可不要被迷昏了头。”

燕小七等人，年轻力壮，一听这话，不禁心猿意马。

“师父，你年事已高，这种冒险的工作，就让弟子来效劳吧！”

别看巫寿生得傻，他还真会动脑筋呢！

燕小七在旁帮腔道：“是啊！是啊！杀鸡何必用牛刀吗？我们几个去，就足以把她们搅得天翻地覆。”

帅人杰盘算一下，如果亲自出马，成功便没话，万一失败，一世英名就要扫地，何不让这些傻小子，去充当自己的炮灰呢？

所谓“一将成名万骨枯”嘛！

当下，欣然应允，道：“今晚就由你们两个，去袭击销魂窟，搭救被困的人，而天赐跟着我，在外面担任警戒，阻止天仙观方面的人驰援。”

燕小七和巫寿闻言，心中窃喜。

唯独哑侠陈天赐，看着大好机会失去，这真叫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

※※

※※

“呜——呜——”

强劲的冷风，吹得万物发出哀鸣。

马鞍山的树木，在黑暗中静静地直立着，仿佛是一个个孤魂野鬼在站岗，令人看了毛骨悚然！

燕小七和巫寿身入险地，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借着天上星月微光，屏息疾进！

为了避开敌人岗哨，他们专抄危岩陡壁而行。

前面奇峰突起，瀑布如雷，山麓丛林之内，似有几点